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五

臣朱國禎輯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自攬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

上曰福建需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構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敬慎其今有司依時直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宜給之

○己巳 上御齋宮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

往好進諛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

隱是卽爲報矣溥頌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賜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 之如父母動作與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

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
甲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
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
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 上覽歐陽修文至夢十求賢之說顧侍臣歎
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
得說筆傳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
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
千載奇遇繇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

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
必生賢哲爲之輔弼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于天矣
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
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識用王梁豈不
誤哉

○丁酉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爲先五刑三千不
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賕賂寬縱不孝吏之
壞法莫甚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忝父妾收兄弟之
妻爲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
京師如律鞠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

職承襲永爲定例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廣東高要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璉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三月壬子四川江安

戶杜思聰訴本戶茶株枯

槁人丁歿亾積欠茶課郡縣責徵日急乞如例免雜役得專辦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

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則民不得盡力於此矣卽令四川郡縣緩其徵茶戶當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取利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課決不可增果虛耗則當減稅課一切從寬

○乙丑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爲治之要侍臣對曰爲政在人知人爲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

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也

○已巳諭六部都察院自今當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授吾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蹂爾等不體朕心凡令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叵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復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

六言記
君子之心哉

○庚午諭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朕聞太祖嘗言吏心術不正不可任用 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須擇人苟有贓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四月甲申 上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

帝猶爲彼善。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愆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繇異也。

○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戶石安等送官馬至京中途馬多死，繇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償馬。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爲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

記憶 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才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憇為州判官

○戊戌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言 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

上御文華殿讀典諷有感成詩示廷臣詩內云盛治已如此端拱已無為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惟

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謹竭力殫獻爲又云斯言出誠惻勉旃爾勿違當積明良歌毋取伐禮譏蓋示交修之義云

○乙卯浙江上虞縣人李志道充軍成其孫宗侃已中鄉試而衛追其補役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遵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璉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例徒流贓罪降一等上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

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汙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所激勸其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諭法司知之

○丁丑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省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北安州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
題本以選至北中門守衛官不官傳選 上命取所
進本一視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
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
卽爲上達所以通警急和 謹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
其執付法司罪之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
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
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
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

害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

裡衛分副邊衛邊衛副極邊雜犯死罪依例降一等
調用從之

○癸亥行在金吾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王榮李舟爲將軍令上直帶刀 上命
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
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
孫無忌人閤忘解佩刀爲是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
而擅令 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擅使縱是公侯

七月甲子御史沈閏受土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
閏引伏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杖上曰
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
其免杖發戍遠東邊衛

○十月庚辰 上臨文淵閣楊士奇等侍 上命取經
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而以時政從容者久
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
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
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
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從
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
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
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
頗近古後一變為彊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
得專方面唐遂以亾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
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
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
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
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太僕寺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是年 上屢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楊士奇等上表謝恩 降勅賜詩褒答勅曰朕念卿等躬亮之勤昕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爰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咨詢
處回看文星爛有光再幸時天日清和。聖容悅豫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曾榮王直王英李時勉錢
習禮陳循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
奇等討論已詢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
膳監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
謝 上曰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
卿等為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
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
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秘閣弘開富異隅克棟之積肯

圖書仙冢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開眼
一臨視示寇左右環文儒瓊瑤鏘鏘清響振寶閣
馥香煙數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腫臙絢綺瑰忽已
燦爛明金鋪從容宴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謂講
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且暮切盛安可無
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宋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
壹易哉及時相屬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戊子早朝罷上復臨視文淵閣儒臣叩頭畢
列侍左右上從容顧問所致職業遂共論古帝王
及祖宗時事上甚悅命中官出內帑鈔稿賜儒

臣又親書御製詩一章

御製倚蘭操賜諸大臣

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
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
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
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
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宜
勉副朕意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

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

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繇未心靜之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同家子曰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二月己卯行在光祿寺厨士告言光祿竊減外夷供給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

有定規比間擅自增減應曰古人率不能得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言輕

上以河南頻罹災傷遣侍郎許廓巡撫賜詩曰河南伯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欽始早涉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曷繇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命往勤撫字徒者必緩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勸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聲

乃誠度用副予意

○壬辰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論曰方今春和朕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驟驗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不顧民間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門

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
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員辦諸物但
槩派徵更無分別山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
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
許一槩均派苦尺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旱澇恐
繇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
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
者什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
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
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爲

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盜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統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欺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明日頒行

○癸巳勅行在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爲定例

○上以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論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寤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敬義等

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

道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

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

躬乘健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以渡

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咸悅山

呼之羣動林野是日 駐驛沙河 上侍 皇太
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
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卽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悲感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
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
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
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益欲知稼穡之艱
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
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念之情
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

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浚
浚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不能捨召學士楊士奇楊
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者麗及濼寶
王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威之不可路也此語朕恒
記憶不忘今所建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少
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謁陵務從儉約蓋平日仁
民愛物之心不忘於爾 **徐**朕不敢違越士奇等
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
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

在春去久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田隴間尚未
有耕種者心爲之憂今雨連日皆霰霖不驟遠邇霑
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
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廢天服不
常古今糾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
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屢以此戒飭邊
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作之時
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勅

邊將嚴備

○癸卯 上閱馬命武上調習之祿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爲先務今孽虜固當懷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對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 少怠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 上也既而中官譯之乃驚羅拜呼萬歲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

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
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是日駐蹕沙河
上侍膳既徹 皇太后語 上曰今日道中覩生物
暢茂農家長少咸趨所業吾心樂之皇帝試作賞春
之賦以道吾意 上立草以進 皇太后覽之喜甚
曰皇帝其知吾心也

○巳酉車駕至京城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謁奉先
殿 上率皇后奉 皇太后還宮行禮畢 上御奉
天門朝羣臣退御左順門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少保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

田召而問之知農事之艱難吏事之得夫因錄其語
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
暮謁二陵歸過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
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聽曰
勤我事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
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
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能逸乎曰冬則執
力役於縣官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若是終歲
之勞也曷不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


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買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則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則閭家失意戚戚面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無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又問口若平居所視惟知農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

失其所也而陞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不忘也
共一人率畫出坐廳事日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
坐是請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觀
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
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

語

○乙卯 上御奉天門策試舉人陳詔等一百人發策
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
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養蘊轍輩能直言
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示諸讀

卷官

上以 太后記憶 仁宗品題大臣語論楊士奇曰前
日陵上汝等謂 太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
年在官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
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
言輔躐武在而達大義寔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
爾等持正  避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
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
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
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后之盛德

本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密奏湖廣大藩楚王兵
、曠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
精銳運糧北京就雷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不納
頤謂侍臣曰從來楚濬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
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時權宜運畢
則遣歸拘雷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士之心鄙
哉瑄也

○戊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不

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
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
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敝俗
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爲過之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
者秉執而杖殺之民妻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疾
法司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
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
人瓜果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

○已巳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門
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時例選擇俊秀
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文章以備他
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
奇等選薩琦遼端業錫陳瓊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
八人以聞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爲庶吉士送翰林
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
兵部各與阜隸 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
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
王直爲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爲開發改竄

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違益如一二年
怠情無成則黜之

○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
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
之不爲迂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誦侍臣曰三代以下
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
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
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
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
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

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
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於未玉牒成楊士奇楊榮奏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
世講益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繇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沂所自實
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
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
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 上曰然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今天

下都司於所屬官員旌軍內每歲儘選智勇廉能一人送京都督府會官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心訪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求勿有遺才蔽匿不舉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已酉永清縣奏蝗蝻生 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往督捕若滋蔓卽馳驛來聞

○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贓應流如例
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
刑彼以前人功勳榮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全
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貪贓得罪將何面目視人司
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過庶幾長久

○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
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
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 爾何功錦衣衛
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杖之一百

○六月辛未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爲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因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爲治之道敬天勤民爲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爲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修舉則漸至廢 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大象下驗廢物以修人事耳 又曰明堂之制不可考大抵爲政貴有實惠及民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
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
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
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子孫享國
長久亦惟培植之有素也

(一) 壬子江西按察司奏千戶文莊等以公用爲名斬伐
分宜縣民山木及奪商人已買之木探民家財震驚
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已請治其罪 上
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
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不學但知貪利亦疎風憲之

臣不能振舉法度縱之無所忌憚其令廷按同按察
司官鞠治

○丁巳 上謂行在戶部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業業
他徒只緣有司不善撫恤橫征暴斂致其如此比聞
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
責在有司爾卽禡示各處戒約務從寬恤若有擾害
致其逃亾者必罪不貸

○入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
等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止不許劾羣臣
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

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永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力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向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 壬申湖廣按察司奏五開衛指揮倪善趙興懷私不和妨廢職務請 治罪 上諭顧佐令按察司俱治

之謂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誼當情意相孚可否相濟譬如操舟行車雖衆論不齊但欲舟車可行而已何必爭競此輩膠於私意以致妨廢職務若倉猝變夷有警不能協和何以濟事其治之示儆

○甲申 上罷朝謂郭璉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卽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跡也今天

下木嘗無廉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丙戌 上御文華殿學士楊潯等待詔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能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宗學重教

○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

監生買布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覬
遺請罪伯大 上從之因論顧佐等曰古云無諸已
然後非諸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
以潔已爲先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顧侍臣曰唐
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
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
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
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
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

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于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
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
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
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
之根本豈偶然哉

戊申 上諭張本日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於撫
字及富豪之家放貸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
既招復業蠲通租免差徭以優恤之尚慮貪墨官吏
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戶部榜示天下嚴禁約之并勸

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恤有擾害者罪之

○甲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汪奉許子謨爲翰林院檢討仍典教事初監官考滿者但復職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應照前例上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固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載俱陞職監官獨不可陞乎乃陞二人爲翰林院檢討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學術才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

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釋
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
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効最爾師生毋添學
較其興學篇一原本于 君上之躬行

十月己巳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上官有犯奏請提
問而蠻夷恃恩每犯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
上奏請六品以下卽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
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
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丙子 駕發京師蹕泥河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

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
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
營知悉之壬午蹕雷家砦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
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亾之徵
卿等以爲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亾國之主雖山不崩
國亦亾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亾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
已

○丁亥 蹕洗馬林晚御幄殿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討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十一月癸卯湖廣沅陵縣有虎患勅總兵官肅授等捕之 上因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蝗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

之政可知卽移文戒飭之使之修政弭患則固勝於
人力也

○十二月戊辰 上諭郭瑾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
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
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卽錄之故官不乏才臣
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留意

庚辰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羣臣
遂進和章 上視閣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爲
之序其中有一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
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

夕大雪盈尺徧于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
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
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
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祖宗大業
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茲十一二
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
自益哉

○丁亥合譽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畢 上諭羣臣曰表
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相安皆緣天地宗
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

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
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祿於永遠

一曰閏十一月戊戌

○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
居大窰寨請發兵捕之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
差類煩為有司過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
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
皆復業

○閏十二月丁未諭行在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
民無實便非誠心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
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念困四方奏

逃亾逋賦者皆已故朕聞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
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
無虧于民戶部議以十分爲率三分折漕布三分折
漕絹四分折鈔上曰布絹漕幅者亦難得宜只隨
民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少受實惠
○丙辰保安王志垵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陳懷故
宅爲洛川縣主居第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
宗室之親朕豈吝惜但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
中而遽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果空閒則與

之

○災申請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以上及篤殘
疾者許一丁侍養因思各處取單比少宜無獨子而
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白也今有司勘
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以上及篤殘疾者
許於國近衛所充軍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六

臣朱國禎輯

宣德六年正月二日丁卯初工部奏遣侍郎黃宗載吳廷用往湖廣督採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旱災民困遂罷其役以勅諭之曰北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中道路崎嶇猝難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流已得者令軍夫運龍山厥其在山與漂流未得者悉罷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聞毋踵前非以遺後患爾等即日還京

○二月己亥棗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阜隸御史
任祖壽受其馬減爲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
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法度廢
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卽位以來屢詔有司舉
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
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已求售
非三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
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叩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

書蓋嘗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避世遺
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
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爲國重臣同朕忻戚宴
樂之暇侍示觀之夫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
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詩曰天之生賢道蘊
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昔古君子孜孜
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羣豈非
逆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皆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

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近高蹈雖逸其身而恬
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七將爾揚已勅
吏部

○田辰 萬壽聖節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
禮部尚書胡濙 御製詩親宴內殿 勅曰予忝承
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
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羣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 皇太后祝萬萬歲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
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塞義楊士奇
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

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
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諸民隱
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何能悉達

○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治天下
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
征橫歛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
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
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

鑑

○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糧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俵民田起科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 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丁丑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歎井田難復 上曰朕謂爲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歛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爲瓦剌所逼率家屬南奔請出兵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

未有大過今勢窮履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若又逼之於險豈仁者所爲哉

○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奉官軍屯田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誦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願侍臣曰朕嘗聞 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且暮稍服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已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甲寅行在吏部奏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考試中有

軍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下棄之命考試如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歿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眾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言禍福以誑惑小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小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

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俱給正軍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寧王府官奏其違法上命吉等自陳至是吉等皆服罪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夫迎送輒生事推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惟法詔佞成風其榜示禁

約違者悉罪之

○甲戌巡撫江西侍郎趙新

新字口新富陽縣人承襲乙酉舉人授工部主事歷

吏部郎中行在吏部右侍郎趙視江西計平蠻寇兼督稅糧察吏治詢民疾議以漕淮之舟順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正統四年改南京吏部六年調南禮部八年父憂十年起復仍吏部考功郎彭勗相左擢之出爲副使上諭不平十三年江淮多事出巡撫山東并淮安等府考九年滿加吏部尚書仍巡撫景泰三年病歸

卒于道 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山沒劫

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

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

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

古人有單車喻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
顧方略何如不在與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
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應
捕

○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齎贓罰銀
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府至
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倍所司何不體人
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并解無以
勞民

○丁未 上山御製閏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瑾曰

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
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爲朕釋賢毋使農民受弊 詩

曰農者國所重入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且展
昏豐年儘能給歉歲安可論旣無糠覈肥安得繒絮
溫恭惟 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
乾坤常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
黎元

○癸丑建昌府知府陳鼎以縣丞徐政率里長供給飲
食日費鈔五十貫貪婪害民執之械至京 上命付
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廉節若

子務養大體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續者不可學邪
又奏荆府承奉蕭韶彊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
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繫縛捶辱軍民掠
取財物 上諭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
藩凡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
令德悉爲所累其取韶至鞠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
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卽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
遣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瓊言松潘蠻叛服不常
而山林溪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

種彼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爲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爲盜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賭博其人誘之盡竊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棄屍水中當輒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亾賴少年一迷而不反未有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不接於見聞則心不亂矣今歿者亦教之過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

怒吏王俊慢已因事捶殺之并捶殺其父叔兄三人
冀得息詞於律應凌剗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
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先以暴怒爲戒誠是
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奏強盜及獄請遣人
四出擒捕仍錦衣衛執其巡獄官及司獄卒治罪

上諭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憫而
侍以姑息今之逮如虎出押人復被害矣此縣堂上
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
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癸未常州民陳浚以賢良舉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長
濟在督善次冷兵部尚書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

八年八月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璉曰洽處王事
濟事 先帝亦博學今後又以賢良舉非賢母無此
三子其免浚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晚

○八月癸巳朔 上諭顧佐等曰各處體審官員本欲
分別賢否使人有所激勸近日累有奏陳言姦民擴
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惡爲去留紛紛不
已朕惟矯詐者固多誣枉者亦未必無之卿等其以
朕意申戒飭之去取務合至公今後有徇私偏聽以
枉爲直以賢爲不肖者必罪不宥

○庚戌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材木

皆備惟少油鐵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典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而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修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險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鞠問而原告皆

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
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誣詞及當質對恐露實情則
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
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
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辛未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
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
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壬申 上遇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
高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

非漢高比也漢高論蕭何曹叅王陵陳平周勃後皆
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爲失當漢高優矣自古
人君知人爲難信哉他日又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
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
未明

○十月乙未甘州衛有妄冒陞職者 上謂兵部尚書
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
得則材勇之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
以使人州衛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果當陞與否具
實奏來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己亥 上諭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政務關係民生利病日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人比來有相明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舉職速宜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用之又諭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匪才

○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家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冰凍軍士家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上曰政急欲戍蓋

爲國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憫况新建衙所室未創糧未備良言亦是宜來春發遣遂命兵部移文諭改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楊士奇等諭之

曰朕念我仁祖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皇帝繼天

立極創業垂統太宗皇帝汛掃茲圉再安社稷

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

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稱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

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寧等
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詩凡九章詩曰 上

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亂 帝川厭夷狄

恭求令德宗惟祝善慶積霈然啓其祥濶宇俾開闢

章一恭惟我 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而

允塞篤志仁義兼亦復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

光澤二維時屬邊屯畝畝自足適進退與道俱至德

信貞曰 皇天鑒昭晰寶命所繇錫篤生 太祖聖

配天立人極三海內如鼎沸土壤分割折蒼生靡怙

恃俛伏斃毒螫仗劍起濠梁奉天極焚溺再駕定東

南一舉下西北

四章

曠哉六合內腥穢悉盪滌三光復

宣明五典重修飾遠齊堯舜德近過湯武績遂令普

天下不養樂休息

五章

太宗削姦回繼奠宗社福聖文

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合修職庶邦

承覆載貢獻來九譯

六章

昭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安

民視如傷恭已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

沃益清穆皇道彌正直

七章

正本所自隆

仁祖實啓

迪祥深源具廣天派津洋溢 聖神紹傳序茂衍萬

世曆造商本玄土與周美后稷

八章

茲予嗣鴻業時興

謹申勅 四聖赫在天悠 貽法式保佑賴中春負

荷愧綿力稽首陳詠歌庶用示無斃

○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

凱句容縣人國初從征有功累都拉

揮同知永樂初朝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
凱征虜前將軍印總兵鎮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
統三年卒賜祭葬凱性剛毅能智略取衆嚴而有恩
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人謂前後守東
陞者莫能及上廣寧馬市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

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益以其服用之物

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

是懷遠之仁

○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

驥字尚德邙城人洪武癸酉舉人入

太學丙子拔太學生十八人爲給事中驥得戶科奏
罷征商重稅坐事免薦知新鄭東安二縣東安有獫

食娶婦之子驥惻然禱於神狼還死噬所陞刑部郎中疏十餘事多見採內尋坐累請戍保安洪熙改元薦遷御史操履益堅再陳時政十條議行宣德六年簡廷臣爲郡守遂知河南府御史治補弊黜奸抑強道不拾遺再考卒于官民爲立廟歲時水旱禱焉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而譏辱之事聞上謂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過致書伊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辛卯漢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張廸及所屬知縣求薦已爲知府事發當治 上諭羣臣曰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已誠有之人將求我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得之何顏若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教授知縣悉罪之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仁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爲名擅差出官內使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

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重罪 上退朝御輒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卽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

戒諭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有能小心忠
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
朝廷受人囑託私遣內使在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
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含冤歸怨
于上朕何繇知 天地鬼神共怨事乃發露琦以伏
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
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惡
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
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
過待之

○十二月丙申朔 上屢詔求賢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又自爲之序其畧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於用也故其未仕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爲高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爲法願乃卷而懷之遜於溪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爲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爲賢哉

宣德七年二月戊戌 聖壽節先是天久不雨 上恐妨農耕以祭社稷居齋殿存心默禱至是祀禮告成

陰雲以合大雨竟日田野霑足 上以神明感格喜
而賦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茫茫寰宇天赤子 天與
祖宗同付畀萬幾之暇予何營一念惓惓在民事春
風布和二月初農家舉趾趨畝會河水融洋土膏潤
發育頓承天澤敷是時國典方祈歲先社先農致種
祀端居齋被豫對越交合神明在精意東方未曙霞
彩紅鵲鳩聚啼煙樹中寒威微微作料峭雲氣冉冉
浮空濛甘雨從朝浹永日大地涵濡浥滿尺蔬畦隴
麥望連延一夜青青總春色聞闕試臥人情好好語
相傳通行道今年豐稔定可期家室歡娛共相保民

惟邦本著聖經民心有喜予心寧鞠躬薦裸感神惠
碧天湛湛昭華星紅燭成行照金節夙敷清肅導還
闕民懼神格嘉慶多舒與一題甘雨歌

○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
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濫
究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劫朝使豈可以爲常事
自古寇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
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今具實對

○已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上曰軍伍當
清若果曰絕勿累平民大抵濫刻之徒妄意朝廷在

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
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
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三月庚寅朔 上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
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
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
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
廢格詔令權遇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
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

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浚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
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負下民耕作
既勞以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
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
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

四月己丑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 上從之顧謂
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
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較有司保送其人果
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
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

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便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奏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二十餘戶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外請發軍掩捕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寬待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輒欲興兵捕之所得幾何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爲上策爾移文令廣慎固討守勿輕出兵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煙墩十里爲虜寇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

匪不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繇小人苟
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
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
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鞠之定罪以聞

○丙辰御製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諭曰朕承大寶臨
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
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
舜為君禹皋稷契輩為之臣猶致儆如此況朕非薄
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
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論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

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
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
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二十五篇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

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
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
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
人卽位之初與學較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
遵世祖之法是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
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永至順帝在位既久肆
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
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 祖宗正
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
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因論漢唐開

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又曰天下之廣未必無人但係于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素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八月乙未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倚闌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果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此錄吏部之怠忽也其降勅責之

○九月庚午命邊將率兵巡警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宜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居庸善調度請以補指揮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若蘇軍中所

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爲臣者但竭忠
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憲典自是武
臣不得自相保薦

○庚辰

上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

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

育蠶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

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

言農桑衣食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

勞動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

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
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
繭五月絲可縲縲絲準撥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
理之有緒纒上弄機杼拋梭窻下織蠶斯動股織未
停鷄聲三號先夙興機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
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蠶益累絲繇寸積爲丈上
洪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積紛紛當時富貴人
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情
汝上又於燕閒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
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

陳後稷公劉致王業之孫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
王使之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懼此朕愛斯圖爲
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所有微賜爾等其
書于圖之右

○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昀遣陪臣趙瑛金玉振等
貢饒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曰朝鮮貢獻頻數
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鷹何所用
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論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
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

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且早行
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
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與祭之官皆以虔
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
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官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
煙火不從願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
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煙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
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斂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所
祭執事成中禮度 上大悅

癸酉 上晏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爲

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存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
徭薄賦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博崇孝悌足以立教
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兒禪指揮伯蘭火者等告
宣德四年未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劫其八口四百馬
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實
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
勅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卽令沙州衛追還不然
具奏區處

○四月丁亥 上謂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

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
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
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
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
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因出廣寒
殿記示之記曰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四周廻
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轟轟乎峻
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崖左右二
道宛轉而上步驟屢息乃造其顛而飛樓複閣廣亭
危榭東西拱向頽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

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馮鞅雲霞
納日月高明團英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
嵩岱竝立乎前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餘
寰中之勝繁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
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
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
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
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
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汝

莫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屬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
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佞削宗室舉四
方全盛之師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
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屏弱羸老安其
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慰安社稷而至于今日
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
大德而得之我承藉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
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翰朕曰此宋之良嶽也
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雋
焉嗚其慮思其人夏書所爲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

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存儉
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奉侈而不
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
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
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
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
嗣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
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
隨遂命工修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
訓筆而勒諸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

年

○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量退其軟弱還助運糧守城懷言諸處官軍七爲三番猶有番蠻出沒乞如舊額調征官軍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藩昔無多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爲非比今以來有總兵官領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無禦之彼只利軍馬之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卽遣人馳驛諭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飾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所歸

○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爲盛治侍臣對曰堯

舜聖人以德爲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
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臯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
首肢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
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
盛治當本諸此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
府祿呢尼祿等爭地讐殺蒙遣行人章聰侯璉奉勅
往諭之皆悅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
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
天理未泯特患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

化

○七月庚辰四川副使朱與言

與言字一謬萬安人永樂辛卯進士授

湖廣金事四川副使懲姦黷貪甚著風采正統二年
南副都御史上疏論時弊極切上納之尋乞休

家居庶然如在官鄉人有小不善惟
言設科取士
恐其知廷按韓雍嚴禪之式其家

聖朝盛典洪武間考官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比

司多舉親故去取不公今後考官必訪求文學

之士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朕亦間在外舉考試官

多出私意蓋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已無學識安能
分別人之高下賢才鮮有不爲所枉矣

○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
千戶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會事張淮及
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勅亨曰虜乘

間爲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

昔茹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
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
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
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道去以四萬騎
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
于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囚
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餘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先
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
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

身斷法乃復追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具以聞上
曰書云子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
載得引經爲斷今詔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
所寬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
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論如律刑
科給事中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上曰爾言固
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自勵

○甲申吉矣府知府陳本漢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
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修忠襄公楊邦乂
忠簡公胡銓益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萬里信

國公文天祥缺祀典乞舉行勅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
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今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
有司以時修葺祠宇

() 十月 上為詩勉庶吉士曰國家有賢良豈但務精
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
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
成績胼心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
卓識爰拔後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
載藉摘辭務淳歷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

明德最哉副予心奮志毋自畫

○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初王
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較讀書

於賜之書且勅禔曰王欲遣子入學具見務善求道
之心但念父子遠遼情不相舍兼山川隔遠氣候不
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
王以爲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三月 上視朝罷出思賢詩示羣臣曰予嗣
守 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維致治之道必有賢臣
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

著予志詩曰天命有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
遑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
聖咨下臣隣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臯夔以暨周
召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真惟欲得
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芟芟命彼皇華歷于丘
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工庸翼我工度天鑒昭
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啓于沃予以迪光
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

多溥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

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
一傳禍生閨闈彌至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
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之
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爲孱
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
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汎羗
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
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
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
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

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廣西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若屑屑與較反生事端其已之

○七月己亥上諭六科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中間必有詐僞爾等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九月戊子上率師巡邊駐驛懷來夜召楊士奇等

禁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徧
八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而二三歲皆不及

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
須嚴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
此朕馬上遺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
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人有當言
者勿隱至宣府大獵會諸將密請於 上曰此外不
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 上曰彼不爲

邊患卽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

終不能保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爲捕虜且嘗遣人撫虜矣今言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爲乎爾等固是爲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夜召楊榮問曰諸將皆言虜在近邊掩擊之可不勞而成功何如榮對曰黠虜誦詐恒遠哨瞭今車駕至彼必且先遁恐兵出無所得而自此失虜心上曰何也對曰陛下遣行人齎勅招之令打圍耳文忠從所便今或出不意擊之是前勅誘之來也而遣之曰君子同德

一月己卯

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

一 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泄漏邊事請
禁止 上曰此必饑寒所迫 割愛以求活禁止
至失所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覲等比夷人本

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十二月辛酉 上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
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
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
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
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
曰卿等亦常須盡言朕不為忤